

一条开往 中国的 船



赴华传教士的
家国回忆

A SHIP TO CHINA

沈迦 著



一条开往 中国的 船

沈迦 著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条开往中国的船 / 沈迦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6.1

ISBN 978-7-5133-1951-5

I. ①—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传教士—研究—中国—近代 IV. ① B97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67308 号

一条开往中国的船

沈迦 著

策划编辑: 刘丽华

责任编辑: 黄珊珊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装帧设计: 兆远书装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刚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 010-88310888

传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开本: 710mm × 970mm 1/16

印张: 18.5

字数: 220千字

版次: 2016年1月第一版 2016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33-1951-5

定价: 42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“除非经由记忆之路，人类不能达到纵深。”

——汉娜·阿伦特（Hannah Arendt）

上辑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003 | 一条开往中国的船
——读苏慧廉航海书信有感 |
| 025 | 胡适与苏慧廉 |
| 048 | 陈寅恪受聘牛津之缘起 |
| 056 | 西斋十年 |
| 090 | 英伦“寻宝”三记 |
| 105 | 牛津寻找苏慧廉墓地 |
| 115 | 翁同龢家族的域外留影 |
| 131 | 西人笔下的晚清山西巡抚 |

下辑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53 | 冒广生的温州旧照 |
| 160 | 曹雅直、李华庆、苏慧廉抵温时间考 |
| 168 | 苏慧廉的引路人
——英国传教士阚斐迪与温州早期基督教史 |
| 187 | 英国传教士笔下的枫林教案 |
| 230 | 艺文学堂开学典礼 |
| 245 | 甲申教案的导火索
——释读一封新发现的苏慧廉家书 |
| 251 | 晚清西人温州方言著述知见录 |
| 268 | 美福：永不消逝的温州记忆 |
| 275 | 除非经由记忆之路 |
| 283 | 后记 |

上辑

你若要喜爱你自己的价值，
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。

——歌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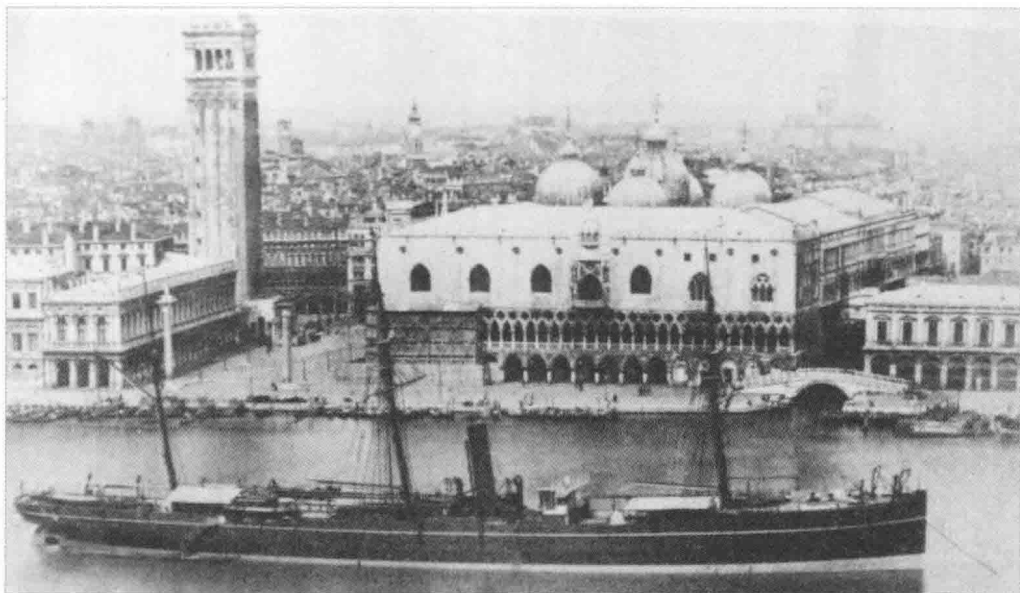
一条开往中国的船

——读苏慧廉航海书信有感

《寻找·苏慧廉》(新星出版社, 2013)付梓后, 我才在陈年的英国《偕我公会¹会刊》(*The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Magazine*)上发现两封苏慧廉(William Edward Soothill, 1861—1935)百余年前航海去中国时撰写的书信。一封写于1882年10月13日, 首途中国, 船近科伦坡, 尚在途中; 另一封写于1883年2月, 已抵目的地温州。²两信收件人都是阿德科克(J. Adcock)牧师, 时任偕我公会海外差会干事(Missionary Secretary)。此二信中, 苏慧廉详细汇报了旅途所见所闻。隔了一百三十年, 展读旧日记录, 世事白云苍狗, 心头意味别样。

1 偕我公会(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, 简称UMFC)创立于1857年, 由原从循道会(Wealeyan Methodist Church)分裂出来的两个团体循惠社(Wealeyan Methodist Association)和循改派(Wealeyan Reformers)合并而成。1864年开始进入中国传教, 主要传教地为浙江的宁波、温州。1907年与同宗派的圣道会(Methodist New Connexion)、美道会(Bible Christians)合并, 称“圣道公会”(United Methodist Church, 简称UMC); 1932年又与同宗派的循道会(Wesleyan Methodists Church)、循原会(Primitive Methodist Church)合并, 改称循道公会(The Methodist Church)。

2 *The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Magazine* 现已稀见, 此两信分别刊载于1883年卷第62—63页、第441—443页及第640页。



苏慧廉当年搭乘的
“尼扎姆”号蒸汽
邮轮。(陈一梁提
供)

第一封信

大英轮船公司“尼扎姆”(Nizam)号,近科伦坡。星期五,1882年10月13日。

亲爱的阿德科克先生:

明天即要抵达期盼已久的科伦坡,此时给您去信也许是个适当的时间,这样您可知道我们已走了多远。总而言之,航行是愉快并舒适的,当然颠簸难免(现在就在摇晃中,以致书写都困难)。也可以这样说,我们或多或少都需为大海付出代价。

离开伦敦的那个早晨,来火车站送行并勉励的朋友,至今让我难忘。

登船后不久,便认识了伦敦会¹干事托马森牧师,他此行要去印度、中国及非洲视察工作。我们在苏伊士分别前都在一起,他后来去了孟买。此君友善可亲,我从他那里获得不少勇气与忠告。

在苏伊士,与托马森牧师分别后,我新认识了Lambuth夫妇及Park牧师。Park牧师是美国监理会派往中国的医疗传教士。Lambuth医生在中国已有四年,从他那里我也获得了不少关于中国人的有价值的信息。

同船的人还有固威林²先生,其为驻宁波领事。我与他有很好的交流,他与阙斐迪³牧师也很熟。

托马森先生还告诉我,在我离开后的一周,他们伦敦会有七位传教士或其夫人,搭乘“霍尔特”(Holt)号轮船,由利物浦去中国。

1 伦敦会(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),属于新教公理宗。1795年成立于英国,1807年派遣马礼逊入华,开基督教中国传教先河。晚清至民国在中国颇活跃,麦都思、理雅各、杨格非均隶属该会。

2 指 William M.Cooper,英国领事官,1869年署理台南(打狗)领事,1877年任宁波领事。

3 阙斐迪(Frederick Galpin, 1842—1932),英国循我公会派驻中国传教士,1867年抵达宁波。在宁三十年,首建开明讲堂,开办斐迪中学,并创办《甬报》,还参与宁波方言《圣经》的翻译、修订工作。译述《俄史辑译》,1888年由益智书会刊行。其间,建议开辟温州为传教点,并引领苏慧廉来到温州。1896年返回英国,1900年当选为英国循我公会主席。详见本书《苏慧廉的引路人——英国传教士阙斐迪与温州早期基督教史》一文。



在伦敦大学所藏苏慧廉致父母信件中，有一张既小又模糊的照片，或许这就是苏慧廉启程远赴中国时的形象。

还是说回这趟旅程吧，从离开比斯开湾到上周六抵达亚丁湾，天气一直很好。此后，大海变得狂野，轮船因为载重少（有四百个士兵在马耳他下船），颠簸得让人很不舒服。

天气很热。在苏伊士运河，气温达到华氏一百度。来自沙漠的热风整日笼罩。在苏伊士城里，树荫下的温度都有一百零五度。我们还饱受臭名远扬的埃及苍蝇的侵扰。在这里，行程拖延了四天，因为邮件迟到。红海亦很热，估计有九十五度。

因为知道邮件来迟了，托马森与我正计划前往开罗。不过，因该地区不安定，有人建议留在苏伊士不失为明智的选择。军方人士告诉我们，离开市中心及港口都将不能保证安全。

一路见识不少有趣处。我会永远记住直布罗陀。抵达那天是9月17日，正是星期天的午夜，先不提月色下的如幻美景，我就是在那里获悉阿拉比¹被俘，战争终告结束。

我们亦在马耳他停靠，在那里，托马森与我造访了圣约翰大教堂、大王宫²（Palace）及圣方济各修道院（Franciscan Monastery）。在巨大的地宫里，目睹了许多修士的遗骨，每一具都单独存放于壁龛。

前往中国的旅客将于明天转搭“伦巴第”（Lombardy）号，这艘船将带我们前往目的地。

安抵中国后（求神赐福），我将第一时间给您去信，并汇报更多。

颠簸的船让人既不能安静思考，也不能好好写信。

敬希谅解

祝好

您忠实的苏慧廉

1 艾哈迈德·阿拉比（Arabi Pasha, 1841—1911），前埃及军官，1879年创立祖国党，主张埃及独立。曾两次领导起义，要求摆脱英法对埃及的控制。1882年领导埃及军民抵抗英军，失败后被捕，流放斯里兰卡，1901年获释。

2 即 Grandmaster's Palace，亦称圣安东尼奥宫，位于马耳他首都瓦莱塔中心。始建于1571年，英国殖民期为英国总督府，现为马耳他总统府。

第二封信

中国温州，1883年2月

亲爱的阿德科克先生：

突然想起至今还没给您一份旅途报告，也许它类同于其他游记，乏善可陈，但多少还有些值得一提的地方。

我好像已对您提及过，9月13日上午出发时，金（King）船长、斯内尔（Snell）先生、R.E 牧师、阿伯克龙比（Abercrombie）先生等一众伦敦教友都亲临利物浦街车站送行，并预祝我中国之行顺利、成功。家父及舍弟一直送我到“尼扎姆”号船上，直到最后一遍铃声响起才依依惜别。轮船沿宽阔的泰晤士河直下，他们一直伫立岸边目送。那一刻，可爱的家、亲人、朋友都离我远去，摆在我前方、即将踏足的是一万一千英里外的一片陌生大陆。一个对家深深眷恋的人应能明白我此刻的心情。船刚开出不久，我尚倚靠船舷时，一个和蔼的声音传来：“不会是去海外传教吧？”说这话的人就是托马森牧师，伦敦会干事，您应认识。他此行是去视察他们在印度、中国及非洲的传教点。彼此投合的感觉霎时而生，由此，我们相伴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。

沿着河道航行时，天气一直很好，但在比斯开湾，我们见识了它惯常的残暴。之后，天气也是平和的，一直到旅程结束，仅有一两次例外。

周日晚上，我们抵达直布罗陀。以下由我日记摘录：“抵达直布罗陀正是午夜时分，如许景色令我难忘：粗犷的山峦高耸入云，灯火点点，漫至半山腰。天空蔚蓝，虽然没有月亮，但星星闪耀。平静的海面，仅见一对硕大的海豚如箭般飞驰而去，弄皱海面，并余下一串粼粼波光。我们的船就这样驶入这片静谧的空间，恰在此时，午夜的整点钟声从镇

上传来，钟声甜美，使人陶醉。此情此景共同构成了一幅既庄严又华丽的场景，堪称令人终身难忘。”无独有偶，许是为了让我们的记忆更加深刻，有好消息从岸上传来，阿拉比已被捕，战争宣告结束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该消息。

次日清晨我们离开了“磐石”¹，沿着美丽的非洲湾前行。去马耳他，走了四天，沿岸处处青山绵延。当西班牙山脉从视线中退隐后，我们目睹了一幕此前只在图片或书本上见过的灿烂落日景象。如此壮丽，平生未睹。

马耳他是个奇特的地方。城里众多的街道，不是狭长的阶梯就是陡峭的山路。特别是在城中高地，街道狭窄，房子高大并古老，屋顶上还飘出团团的浓烟。当然，那里有很多地方值得一游，特别是圣约翰大教堂，有华丽的祭坛和管风琴、巨大的金盘银碟（甚至包括一扇银制大门）、精美的油画、雕像，以及其他装饰品。所有这些，同肮脏的乞丐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乞丐聚在教堂门口，或游荡在城镇各个角落。另一个值得去的地方是大王宫，即今统治者的府邸，里面有很多古骑士的胄甲。有些很重——其中最老的一件重达三十磅，曾属于一位身高七英尺六英寸的骑士。福罗拉丽亚花园（Floralia Gardens）一带也值得一观。圣方济各修士的修道院亦独具特色。托马森先生陪我一起徜徉其间，参观了修士宿舍及形形色色的小教堂，里面有很多漂亮的雕像，其中有些在我看来既恐怖又不敬。我们还参观了最下层的地宫，向导展示了六十四具已故修士的遗骨，每一具都披着长袍，分别矗立于独立的壁龛。我们瞻仰了其中二十五具，年代从1730年至1876年。向导将微弱的烛光凑向他们的脸部，烛光如幽灵般在黑暗的走廊里晃动。为了这样看一眼，我们付出了一先令。回镇途中，买了些正宗的马耳他花边，实付的钱尚不

1 原文为 The impregnable rock，典出《圣经·以赛亚书》33：16。此指直布罗陀巨岩（Rock of Gibraltar），它是位于直布罗陀境内一巨型石灰岩，高426米，其北端邻近直布罗陀和西班牙之边境。

到开价的一半。另一人只花了二十元就买到了开价六十元的东西。

我们在马耳他逗留了五小时，下午一时离开。轮船煤仓里补充了新煤，其他各空余角落也堆满了足够数量的煤粉。我们还与一支由四百名军人组成的分遣队分别，他们原欲并入大军团，但现接到命令，不再前进。其中军队医疗团的成员继续与我们同行，直至伊斯梅利亚¹，才另有军务。

抵达塞得港²的晚上，有两小时靠岸。在那里看见了一队英国的英勇士兵，很快他们就控制了这座小城。房门大多紧闭，表明许多本地人已逃走。街道上拥挤着脸色黝黑的埃及人及其他异族人。声名狼藉的歌女酒吧与轮盘赌桌的生意似乎还红火。在塞得港和苏伊士运河，我们驶过几艘曾在攻城拔寨中屡建奇功的战舰，如佩内洛普号、猎户座号和君王号。

离开马耳他后，一颗又美又大的彗星首次进入我们的视线。彗星可是目前天文学界热议的话题。此后两周，它越变越大，也逾见清晰。一月中旬，直至进入中国境内，它仍清晰可见。

我们花了四十八小时穿过苏伊士运河。我发现，地中海的空气与苏伊士运河有诸多差异，前者潮湿，我们总是汗流浹背；而后者，哪怕有一滴汗也早被来自沙漠的热风吹干。

抵达苏伊士港是9月28日，城市离港口有三英里远。印度分遣队的一个分队驻扎于此，都是些英俊的男人。因为在苏伊士有四天时间，我与托马森先生商量去开罗及金字塔转转，但不止一位军方人士坚决反对我们在尚处动荡的地区有如此举动。他们甚至认为前往离这里仅四英里远的“摩西井”也是危险的。于是我们只能骑着小毛驴在苏伊士城里转悠。苏伊士城甚无趣，街道又狭又脏，屋宇商铺东倒西歪，其中很多因

1 伊斯梅利亚 (Ismailia)，埃及城市。

2 塞得 (Said) 港，埃及港口。

战乱已大门紧闭。街上臭气难闻，路人形容污秽，处处苍蝇围绕。孩童的脸上也病菌肆虐，此为眼科疾病之温床。这种疾病几乎感染了所有的穷人。由这些细枝末节，我可判断这个曾强盛一时的民族，在卫生管理方面现已远远落后于中国。

10月2日离开苏伊士。我与友善的托马森在此惜别，他搭乘另外的船只前往孟买。不过，我新认识了三位美国传教士，并很快与他们关系亲密。在苏伊士海湾，乘客兴趣盎然，当然不仅因为历史带来的遐想，还因为两岸粗犷而独特的巨石形成的景色。在红海，天气变得燥热，压得人透不过气来。弥漫的阴霾几乎让我们无法远眺西奈山¹。穿过曼德海峡²，帕米（Permi）右行，我们来到亚丁，这里是鸵鸟羽毛的集散地。我们仅在此逗留数小时，然后就进入印度洋。

科伦坡，位于锡兰³的一个大岛，为下一停靠站。也就在这里，我从“尼扎姆”号换乘了“伦巴第”号。把行李安排妥后，我与美国朋友尚有时间在城里开车转悠。我们去了一个又大又好的市场，那里四处都堆满了香蕉、柚子、菠萝等水果。锡兰对过往的旅客而言就像伊甸园。棕榈树在街道的两边昂首挺立。肉桂等其他的树，还有很多美丽的花草，散发着香气。开车绕肉桂花园一周后，我们即返回船上，船很快就驶离这个美丽的岛屿。

四天后，我们来到马来西亚半岛外的槟榔屿⁴。参观了大瀑布，四周茂盛的热带植物为其增色。其美景足以抵偿大太阳下艰苦的攀登。此中人似乎多为华人，下一站也即加煤点新加坡亦如是。新加坡位于赤道二

1 西奈山（Mount Sinai），位于埃及西奈半岛南端。《圣经》中，耶和华在此向摩西显现，并颁赐律法十诫。

2 原文为 Bab-el-Mandeb，阿拉伯语，即曼德海峡。位于亚洲阿拉伯半岛西南端和非洲大陆之间，连接红海和亚丁湾、印度洋。苏伊士运河通航后，为从大西洋进入地中海，穿过苏伊士运河、红海通达印度洋的海上交通必经之地。

3 今斯里兰卡。

4 今槟城。